



源於奧運 李漢源

### 得世界盃得金蛋？

卡塔爾世界盃總共300多萬張門票，國際足協(FIFA)剛剛公布已經售出245萬張，這個銷情在疫情期間算是相當理想，但仍有些人會問「245萬？真的這麼多球迷嗎？」相信問問題的一定不是足球迷，或是完全不留意足球，不然不會有如此疑問。

根據國際足協公布，卡塔爾世界盃的購票申請高達4,000萬份，以現售出245萬張門票計算，即約每20個人才有一個人能獲得購票資格，中籤率只得5%，如此得知其實縱使仍在疫情陰霾下，購買世界盃門票仍是跟以往一樣，一票難求；加上部分門票還需要配給予FIFA、組委會、媒體、贊助商等各大單位，不同賽事，各單位所佔的門票份額亦有所不同，有些可佔達50%，當然這得視乎賽事的叫座能力，例如每年吸引眾多國外球迷來港的香港七人欖球賽，也只是公開發售部分門票而已，更何況是全球盛事之一的世界盃呢。

上賽季歐冠盃決賽，球場可坐7萬5千名球迷，大會只對外發售5萬2千張門票，其中兩隊球隊各佔2萬，餘下的1萬2千張才作公開發售，至於另外的2萬3千張則會分配給贊助商、媒體、各圈內人士等，了解門票大致上的分配後，就知道要買叫座的球賽門票，就一定要事前計劃好，有些有經驗的球迷每一屆也早早準備，希望可以組團去睇世界盃，增加自己成為喜歡的賽事的座上客的機會。所以世界盃真是一門很大的生意，門檻看似不高，只要有能力確保買到門票已足夠，香港

過往也有媒體朋友做這賣門票生意，專辦睇波旅行團，經營也不錯，但奈何有一次無法購得世界盃門票予客戶，自此就消失於業界了。

說到底，球迷們要以最保障的方法購買世界盃門票，最好還是向大會購買就最安全。

世界盃最賺錢就是FIFA，2017至2020年間，FIFA收入為64億美元，其中70%是來自上一屆俄羅斯世界盃的44.8億美元。世界盃就是FIFA的金蛋，在去年因疫情收入下跌時，他們就曾商討改為兩年舉行一屆希望增加收入。今屆卡塔爾世界盃，官方為了迎接世界盃，興建了一個新城市、7個新球場及一個翻新球場、全新地下交通系統及擴建機場，估計每日有200班航班往返。基建成本總計達2,200億美元，預計賽事可吸引150萬名球迷旅客，可以為卡塔爾經濟帶來200億美元收益，並為卡塔爾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約4.9%，雖然表面數字支出收入不對稱，但這大部分是基建成本，可以為城市永久使用，而今屆卡塔爾已經有球場設計成一個可重複使用的組合集裝箱球場，在世界盃後可以拆除、重新組合給其他體育或非體育設施使用，也開創了世界盃球場歷史上的先河。

不過其他球場可能成為大白象工程，世界盃後可能也沒有人使用，畢竟卡塔爾只是一個人口200多萬的國家，怎需要使用這麼多大型足球場呢？這也是國家與城市在舉辦大型體育賽事後，需要面對的是否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方寸不亂 方芳

### 如果房子會說話

朋友夫婦家居廣州與香港，兩地都置有物業，疫情前穗港兩邊走，兩地居住的時間不相上下。每逢春節等中國人傳統長假，多在廣州與親友度過；每當聖誕新年節日，朋友夫婦又以香港為基地，遠走新西蘭探望女兒與孫子，確是享盡幾地的風情與親情。

可是近3年的新冠疫情，卻折磨透這對朋友夫婦，剝奪了他們享受「風情」與「親情」的機會。話說2020年新冠在內地爆發時，各國對來自中國的旅客都加以防範，他們明知遠赴新西蘭要自費住酒店隔離14天，為了親情也按計劃起程。逗留外國期間，惟疫情越發嚴重，再逗留下去也不是辦法，硬著頭皮回程，在香港與廣州繼續兩次21天隔離。他們那一次2020年之旅，前後3個月，但有一半時間是在酒店隔離中度過的。

有過隔離的痛苦經歷，這對夫婦再也不敢輕易出門，他們雖然有「回港易」，返港不用隔離，但香港的疫情反覆，他們連香港的家也不敢回了，房子就這樣空置了兩年多。

在漫長的等待中，總算是露出了曙光。除了有實施多時的「回港易」外，不少國家陸續解除入境隔離限制，連香港也再進一步放寬入境檢疫，夫婦兩年後再度啟程探親，返到香港的家，恍如隔世。

「如果房子會說話，一定把我們罵翻了！」朋友說，因為單位臨海，離開時不會想到一別兩年多，所以沒作什麼保護，一推開門真是滿目瘡痍，恍如隔世，全屋潮濕，傢具封塵一厘米，窗戶地板滿布霉菌，用水沖洗地磚，黃泥水一地，音響器材都發霉了，時鐘也停擺了，換上新電池也無濟於事……那情景就是教人想起電影《時光倒流七十年》！當然還有塞爆了信箱。

一場世紀疫情，兩年多的時光停擺了，朋友回港重新適應，在內地習慣張口核酸檢測；但香港則多作自行快速檢測，朋友返港，對快速檢測一無所知，摸檢測包、搞清潔，繳繳費，忙得一塌糊塗，精疲力倦了。

### 也談談「事頭婆」



書聲蘭語 廖書蘭

當我第一次聽到「事頭婆」這個稱謂是在倫敦；我不明白什麼叫事頭婆？後來經友人解釋，事頭是老闆，事頭婆是老闆娘（也有指英女王之意），但並不普遍。來到香港後，發現「事頭婆」這個綽號在香港市民口中，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習以為常的稱呼。

我剛來香港的那些年，看到每天凌晨12點電視機的畫面出現事頭婆的肖像和響起英國國歌，使我聯想起在台灣本省人的家裏客廳，掛的是日本天皇的肖像和隨風飄揚的日本歌曲；當時十分感慨，我為中華民族感到有些悲哀。

1997年以前香港到處充滿着英國時期的色彩，尤其走進政府機構，一進辦公大樓就看到牆上高掛事頭婆肖像，甚至在政府（公立）醫院醫生的茶房，所有的杯碟碟都印着英女王皇冠E II R標誌，香港政府所有機構，包括政府醫院的往來公文、信紙、信封上都印有(On Her Majesty's Service)的標誌，香港賽馬會「英皇御准賽馬會」，更甬提紙質鈔票或大大小小的銅錢了，全都是事頭婆的女王頭。

當一件事成為習慣以後，就不會大驚小怪，幾可視而不見，遂成稀鬆平常之事。從我不欣賞事頭婆，總覺得她一副臉譜化沒有表情的表情，到今天我為她的離世向她致敬，因為她的一生奉獻給她的大英帝國，沒有個人的情緒，只有國家責任，永遠理性地處理國事家事，即使在丈夫菲臘親王去世後在教堂的追思會

上，據傳她還允許小三到教堂與她的家人一起追思自己的丈夫，她忍受丈夫的不忠，難怪媳婦戴安娜向她哭訴丈夫查爾斯的不忠，她只輕描淡寫地說「忍！查爾斯沒救了！」

事頭婆在位70年，享壽96歲(1926.4.21-2022.9.8)，為君主立憲制度樹立典範，我認為她絕對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講究平衡妥協的藝術，表面上看似什麼都不管，但她什麼都管，國事家事往往在她招牌式的笑容和雲淡風輕的談吐中見真章。她沉着淡定地帶領英國王室經歷了70年大大小小的風波。1997年8月31日戴安娜王妃意外之死，是英國王室的危機，因英國人愛護戴安娜王妃，對於戴妃的死，英國人普遍認為事頭婆態度冷淡，引起英國人不滿，終於在戴妃喪禮前一天，事頭婆發表電視講話，稱「自己喜歡戴安娜，對她的離去表示悲傷。」當戴妃的靈柩經過白金漢宮前，事頭婆低頭鞠躬；事頭婆最終順應民意出來讚美戴安娜，才安撫了憤怒的民眾。

她總共任命15位首相，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邱吉爾，直到她去世前兩天(9月6日)拄着拐杖，只見手背呈紫藍色，任命保守黨領袖特拉斯(Mary Elizabeth "Liz" Truss)為第15任首相(第三位女首相)。她永遠以國家利益優先、公共責任為首，因而曾傷了查爾斯王子幼小時的心靈。她為她的國家耗盡了力氣，可說是鞠躬盡瘁。如今留下英國已脫歐、蘇格蘭獨立，這正在走向衰弱的大英帝國和4名子女8個孫子女為王所組成的王室家族。

在沒有事頭婆這支定海神針後，查爾斯三世以73歲之齡擔任國王，究竟他的能力如何，時代正在考驗着這個曾經的日不落帝國。



作者認為事頭婆絕對是高明的政治家；國事家事都在她招牌式的笑容和雲淡風輕的談吐中見真章。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不一樣的「食經」

全球通貨膨脹，物價一加再加之，這些日子跟海外親友們通話，說不上三兩句，就不自覺談到每日三餐吃什麼，不少事業型朋友，家中不開火鑿多的是，慣於外頭進餐的夫婦，疫情下漸漸除了少進食肆，最近也多買外賣了，香港家庭如是，大小食肆外賣部長龍就比堂吃來得熱鬧，習慣香港生活早年移民加拿大的親友說他們那邊也一樣，10多元加幣一客海南雞飯，今日漲至20多元加幣了，最近還有個不成理由的現象，不止堂吃，外賣盒飯，居然也伸手要討加一服務費，沒任何服務也收服務費，真不知怎樣吹出來的歪風。

移民日本多年的朋友，思鄉情切，本來一家三口一直以來都吃中華料理，近年家中的經濟支柱失業，中華料理受高價日本人的歡迎程度近似香港人之愛壽司，一般人也容易吃得起，也都改吃壽司了，朋友還坦言之是7時以後貨尾，原來日本壽司店每天3段時間不同價錢，早午時段正價，6時後7折，7時後則賣6折，換言之，正價500円(日圓)一份盒餐，7時後只

賣300円，朋友說她隔日買一次，每次買6份，即日吃一半，另外一半留待明天，幸好一家三口胃口不大，盒餐分量還可以，可是看她傳來盒餐圖片，肉片似乎有欠光澤，衛生值得存疑，只是她說味道不錯，看來「味之素」用得足夠吧，到底物離離貴，香港日本料理，下午8時後還鐵價不二哩。

移民巴黎的朋友則似乎沒有買外賣習慣，所以影響還不太大，讀過藝術的男生女生多視烹飪為藝術，年輕時半工讀期間已愛上親自下廚，今日艾菲爾鐵塔都節省能源早熄燈，量入為出在家煮食一向還是他或她們處理經濟的強項，而且浪漫慣了，男女重視身材健美又無不愛纖腰(從法國流行Baguette長條棍形麵包跟加拿大的海南雞飯便可推知)，樂於少吃一點，不只在鄉隨俗，遷慶幸多減幾磅體重呢。



日本外賣盒餐包裝！作者供圖



高明昌

### 借點米來燒飯吃

借點米來燒飯吃，這是真實的事情。

為什麼要借米？我當時搞不懂，我看見我的父母天天不是在村上的田野裏幹活，就是在自留地裏忙這忙那，那雙疊着老繭的手沒有停止過勞作。即使到了夜裏，昏暗油燈下，父親搓着稻柴繩，母親紡着細棉紗，從來不偷懶，但吃了上頓擔心下頓也經常發生。鄰居徐家養了4個兒子，個個虎背熊腰，吃起飯來要幾大碗，我父母沒有辦法讓他們吃飽，限定每人一碗。我父母養了我們兄妹4個，我是獨子，長子，其餘都是女兒身，她們胃口不大，但吃飯仍舊有問題。有一次，父親燒飯了，掀開米缸，說沒有米了。母親過來看看米缸，確定沒米後，站起來，向南走了幾步，又向北走了幾步，最後將臉轉向我，那意思我懂。

為什麼又要我去借呢？母親沒有說理由，說快去快回，你姐妹餓了。我從來把母親的話當聖旨。母親說，你到爺家去借吧——這爺叔並非父親的弟弟，只是同姓，估計合着太爺爺的。爺叔也有3個孩子，清一色女孩。爺叔家有一輛自行車，爺叔是個腳踏車的人，就是用自己的自行車把路人送來送去，然後賺點小錢，就成了村上最有錢的人，有錢就有米，所以家裏的米一直囤得滿滿的。爺叔很自豪，每晚到家，自行車的鈴聲響得特別響。

到爺叔家借米是有條件的。爺叔說：高明昌，先聽爺叔講故事。我覺得這個條件合理的，因為是他講故事，不是我講故事，動腦動嘴的是他，但聽到什麼時候不是我做主了。爺叔的故事都是他聽到的各種小道新聞。我搬過矮凳，坐在他前面，裝作恭敬的樣子，不斷地嗯嚀、不斷地點頭，表示爺叔講得好聽，表示自己聽得認真。

而且一定要聽到爺叔怪打呼嚕才可以走人。有幾次爺叔呼嚕響了半分鐘，我以為他睡着了，從小凳剛站起，爺叔一把抓住我胳膊：還沒有講好呢。

為了這次能借到米，也為了下次繼續能借米，我就安心地等待爺叔繼續開講，爺叔問我講到哪裏？我說是新娘子還未擇下頭巾，爺叔一拍腿，想開講，新娘擺話說，讓孩子回家吧，要燒飯了。爺叔才拍拍我肩頭說：「明天再聽爺叔講。」說完對媳婦說：「給明昌盛滿一袋米。」我一直沒有忘記，我回來時將米遞給母親，母親接米袋的情態比捧一袋金子還要虔誠。母親說，兒子受得委屈。還告訴父親：「飯燒得稍微爛點。」父親點頭，懂，讓米粒漲漲透。其實父親喜歡吃乾一點的飯，但因為沒有米，父親只好放棄自己的口味習慣。

這樣的借米我至少有過幾十次。我問了母親，為什麼一家人一年忙到頭，到年底分紅還是透支戶？母親沒有解釋，只是說，小閩家，村上的事，你別管，再說借的以後都要還的。母親囑咐，什麼時候借的，借了幾斤，賬目要記清。我怕我記不清楚，特意讓爺叔檢查，爺叔說很明白，母親就放心地去幹其他活了。

後來爺叔出事了，一個傍晚，爺叔騎車送客人的時候，連人帶車跌倒在溝渠了，把自己摔壞了，我們和爺叔家女兒一起將爺叔抬到了醫院。半夜後，醫院診斷，爺叔的頸椎全部摔斷了，無法看好的。爺叔不相信，媳婦不相信，媳婦的女兒也不相信，她們抬着爺叔到處求醫，選用過不少偏方怪藥。什麼酒泡蜈蚣、尿浸雞蛋、油炸蟑螂、炸肉蛆，再噁心的東西，爺叔都吃了，但爺叔就是站不起來。爺叔成了一個被服侍的人，爺叔家的錢沒有了來路，米也就一天天少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不去借米了。

但我們家依舊缺米，怎麼辦？還是借。

母親說，向你舅舅家去借一點。其實這個舅舅是蘆花舅舅，不是母親的親弟弟，合着歲數的講究，相互間叫得客氣而已。舅舅是老胃病，會精打細算，門檻精，家裏好像從來不缺米。母親說，你舅舅人好，你去試一次吧。

我去了，舅舅領我到了房間裏，掀開米缸就舀米，舀了十幾碗，十來斤重。出門時，舅媽回來了，她看見我拿着米，就知道是舅舅給的，將手裏的簸箕擲到舅舅的腳下，出口就難聽：喂，米堆成山了，學會救濟了，是哇？說完一隻手就扯起舅舅的耳朵朝外跑，舅舅斜轉身體，顛簸着腳步，一邊喊疼，一邊弓着腰對我拚命使眼色，叫我快點走人。

我差點流出了眼淚，為了那可憐的舅舅。回家的路上，我哭出了聲，母親見了我，一把摟在她懷裏，撫摸着我的頭。我體諒舅舅的難處，在那個時候，能借米，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巨大的恩惠。我的這個舅舅跟個個潑婦，但我不明白，舅媽為什麼不從我的手裏奪回舅舅給我的十幾斤大米呢？這是最簡單的辦法呀。後來看見舅舅就躲，舅舅卻一直笑呵呵的樣子，完全沒有借米時的兇相，但我害怕，過往那種失望、那種忿怒一直纏繞我心，我怕故事再次發生。後來我們家有了米，而且也囤了不少，我們加倍還清了所有的米債後，母親也開始借給人家米了，而且人家說借十斤，母親一定給十斤多。

來到今天不再借來借去了，但我依舊經常想起借米的場面，我對自己說：家啊，真的不能太窮。現在窮的問題解決了，家裏沒有了借米的事情，但我發現生活裏有許多事情，其實也像是借米的事情，這個事情也經常發生在我的身邊，那時我一定會對別人說，你別急，我願意幫忙。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另一位「伊利沙伯」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以96歲高齡逝世，掀起一片悼念聲，作為近代最大的殖民帝國(Colonial empires)，英國當局也充分利用這道帝國餘暉，借助極有可能是最後一位女王的國葬，為正走向衰弱

的帝國爭取一點聲光燈。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英國歷史上，雖然女性統治者——包括女王和女首相不算多，但以性別比例算，女統治者獲得的好評比男性高，以上述民眾票選結果看，在前25名中，政界男性除了居榜首的戰時首相邱吉爾外，還有十七世紀兩度出任首相的威靈頓公爵、第一代威爾斯親王歐文·格林杜爾(Owain Glyndwr)、十五世紀首任英格蘭共和國護國公奧利華·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以及更早早期因領導英人反抗丹麥人入侵著名的阿爾弗雷德大帝。

看到此盛況，令我聯想到25年前另一位「女王」——英國時尚女王、查爾斯王妃戴安娜的葬禮，雖然沒有如手執權杖70載的英女王般隆重、盛大，卻最感動人心。

正值盛年，終於擺脫了王室婚姻枷鎖，準備展開另一段人生，卻在36歲之齡因一場車禍，與愛人共赴黃泉，豈不令人震撼！西方世界對這位「英倫玫瑰」一片哀悼。

今天英女王雖然算喪喪，畢竟統治了英國乃至英聯邦國家70年，雖然實權在首相或總理手上，她更多是扮演象徵性角色，但英國官民多年來為王室塑造的權威地位和包裝的親民形象深入人心，以致各地都有民眾對這位他們眼中的「老祖母」帶有一絲懷念，並在憶舊思緒中一廂情願地美化了「女王」。

無論東西方，普遍都祝逝者安息。很多恩怨情仇也往往隨當事人逝世而一筆勾銷。當然，對掌握權力或對公眾有巨大影響力的個人，一段時間後，人們會為其一生「蓋棺

論定」。2002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做過一項由民眾公選的「最偉大的100名英國人」調查中，戴安娜排名第3，伊利沙伯一世排第7，而伊利沙伯二世僅排第24位，比排第16位的女首相戴卓爾夫人和排第18位的維珍尼亞女王低。

但在女性方面，卻有3位女王、一位王妃和一位女首相躋身其中。此外，在2005年播出的歷史頻道(History Channel)紀錄片《英國最偉大的君主》中，由史學家和評論家們經分析後評分(以滿分為60分)，伊利沙伯一世以最高的48分，成為英國歷史上最受歡迎的君主。這是另一位「伊利沙伯」，被喻為開創了英國的「黃金時代」——後人以此名為她立傳。



琴台客聚 伍卓宗

### 善釣者的時光

除卻寫字之外，我是一個沒有什麼癖好的人。

我的朋友孫光照與我兩樣，他是個對任何的人和事都極有耐心的人。熟悉孫光照的朋友都喊他少時的名字大中。大中的耐心的表現之一是喜歡釣魚。

當大中約我去釣魚的時候，我其實是想拒絕的，因為不想到水邊去枯等和餓蚊子。然而在書桌前坐得久了，想要出去「放風」的慾望還是會蠢蠢欲動，再加上大中相約釣魚的東江就在我家不遠處，便扛了新置的小魚竿去了。

東江水乾淨，釣魚的人也比別處多，大中是資深釣者，在岸邊看水流、辨風向，迅速尋了合適的位置安放好釣具，替我裝了釣餌，教了我這初次接觸釣魚的「小白」一點常識和技巧，便走開去，在他自己的位置坐下，朝江面甩開了魚竿，一身的悠然自得，彷彿是一個從久遠以前走來的姜太公。

釣者多是熱愛大自然的，大中亦是。大中常常獨自駕車到野外尋找垂釣的地方，

他所尋的，必是天地開闢處，能令人心曠神怡的。他覺得自己更多的時候並不是純粹地為了釣魚，而是想在紛繁喧囂的都市之外，有一處靜謐的地方去安放自己的心靈。因此大中是釣者中的獨行俠，他喜歡在孤獨垂釣的過程中，去自由地天馬行空地放飛自己的靈魂和夢想。

或許正是因為如此，大中把釣魚的心得用在了自己的工作。他在做園林景觀的設計和室內的裝修設計時自然多了不少耐心，大自然開闢了他的眼界，滋養了他的心靈，他的設計裏也自然地融入了許許多多來自大自然的元素。

大中年紀不大，卻是個有些舊式的喜歡傳統文化的人，他閒時會練練毛筆字，畫幾筆小畫，寫幾首小詩，他的這些喜好也被他有意無意地帶進了他的設計中。最近大中在幫朋友設計一棟新中式的宅子，他隨意為之的布局，彷彿就是一幅恬淡的山水畫，能讓人眼前出現水邊迎風搖擺的柳枝，魚兒沉入水底時留下的波紋，以及拂過初秋的一抹微微的清涼……現代人的生活多少都有幾分沉重，用自己骨子裏積

澗的文化底蘊去把人們的生活環境打造出幾分詩情畫意，大抵就是大中當初從機械設計轉為做園林景觀和室內裝修的初衷。

大中喜歡小動物，小動物也很自然地喜歡他，他是我家狗寶唯一願意用他獨特的方式親近的人類朋友。也正是因為他喜歡狗和一切小動物，所以他的內心很柔軟，對待世間萬物自有一份溫柔的善意，於是在他做設計的時候便多了幾分溫潤，而他的溫潤亦不失鋒芒，有着屬於他自己的特性。

與大中去釣魚的那天，很長的時間裏我都一無所獲，魚鈎甩起來到勾不到，魚兒在淺水處不停地「挑釁」……在和魚鈎、魚兒的鬥爭中，幾乎把所有的耐心都消磨殆盡。然而到了夕陽西下的時候，看到彩霞滿天，水面灑滿了粼粼的金光，心裏卻豁然開朗了，突然就理解了大中曾經說過的那句話：一個善釣的人，他釣魚的最大收穫並不是魚。

如此，我們都可以做一個善釣的人，成為自己人生的釣者。